

第一章 周氏的心思

望平鎮雲水村，入了秋暑熱漸退，淅淅瀝瀝的雨一連下了幾天。

這日午時剛過，明媚的日光露出來，陰沉的天終於放晴。

爐子上熬著湯藥，濃濃的藥香飄出來，喻紓坐在一旁，素白的面上若有所思。

昨晚她作了一個夢，那個夢很複雜也很古怪，因為她竟然夢到自己死了。

不明白為什麼會突然作這樣一個夢，她正出神地想著，這時湯藥沸騰的聲音越來越響，她把湯藥倒出來，端到了東廂房。

「枝枝，藥好了，來喝藥吧。」

東廂房躺著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姑娘，面色很是蒼白，這是喻紓的妹妹喻枝，要比她小上兩歲。

喻紓就這麼一個妹妹，可惜喻枝自幼身子弱，比同齡的姑娘要瘦弱許多，這幾日又生了病，臉色便顯得越發蒼白。

不等湯藥的苦味蔓延開，喻枝嘴裡就被塞了一塊蜜餞，甜甜的滋味中和了嘴巴裡的苦。好甜呀，是姊姊給她的。

這是最後一服藥了，喻紓把藥碗放到一旁，碰了碰喻枝的眉頭，還是燙得厲害。她暗暗歎口氣，面上倒是如常，笑著道：「好一些了，不過你還在發熱，待會兒我再去鎮上的醫館一趟。」

喻枝抿了抿唇，她依舊心口悶悶的，腦袋也疼得厲害，全身又熱又冷，老是使不上力氣。

一連發熱大半個月，她的病情都未好轉，對於農家人而言，看病吃藥是很燒銀子的事，更何況她和姊姊寄人籬下，她不想因為自個兒的病情讓姊姊為難。

「姊姊，我已經喝了好多藥，肯定花了不少銀子，你不用再去醫館，許是熬幾天，我就會好了。」

妹妹的擔憂喻紓明白，「銀子的事你不必擔心，總要治好你的病才行。」

她話音剛落，屋外一道聲音突然傳了進來，「阿紓，出日頭了，家裡的髒衣服積攢了幾天，你拿去河邊洗洗。」

是舅母周氏在喚她洗衣。

大雨一連幾天，舅舅、舅母連帶著表哥和表妹積攢的衣服和被套不知有多少，明明舅母和表妹就在家裡，卻讓姊姊一個人幹這些髒活，這麼多的衣服，姊姊一個人要洗多久啊！

「姊姊，我和你一起去。」說著話，喻枝強撐著身子就要下榻。

喻紓攔著她，給她掖了掖被角，「你還病著呢，好好躺著就是。沒事，都是些輕薄的衣衫，很快就能洗完。」

望著喻紓離開的背影，喻枝抿著的唇更深了。

娘親離世後，她和姊姊成了孤女，在舅舅家生活。舅舅還算疼她和姊姊，但他整日不在家，發生了什麼事情，舅舅並不那麼清楚。

自己身子弱，時不時就要病上一回，什麼都做不成。拿捏著這一點，一等舅舅離家，舅母就會使喚姊姊，讓姊姊一個人洗所有魏家人的衣服，更不必提平日打掃

院子、做飯刷碗之類的事情。

她就是姊姊的累贅，若不是她時常生病，姊姊也不用這麼辛苦。

堂屋裡，周氏把所有髒衣服裝在竹筐裡，等著外甥女來清洗，她剛抬起頭，就看見喻紹從東廂房裡走出來。

十四五歲的少女，烏髮雪膚，明眸紅唇，低垂的青絲只用一根簡單的桃木簪子束著墜在腰間，除此之外，她身上髮間再無半點飾物。

可就算如此，少女仍如在日光中即將綻放的玫瑰，嬌妍清麗。

喻紹身上素色的衣裙並不是近來新做的，但把她窈窕纖柔的身姿盡顯出來，瑩瑩的流光落在少女的肌膚上，越發顯得她如上好的瓷器般嬌嫩白皙。

周氏眼睛瞇了瞇。一身粗布素裙也不掩其好顏色，難怪這個外甥女是遠近聞名的美人。

每次喻紹去鎮上，不管是街上的混小子還是那些學子們，見了她眼睛都要直了。只是長得貌美又如何，不當吃不當穿，養一個喻紹倒是不費銀子，還能讓她幹不少粗活。但她那個妹妹是個身子骨不中用的，這次生病給她抓藥足足花了兩吊錢，時間長了，怕是他們魏家都要揭不開鍋了。

周氏指了指地上擺著的兩個大竹筐，「我都給妳收拾出來了，妳把這些被套和衣服拿去洗一洗。」

喻紹看了看，兩個及膝的大竹筐裡裝了滿滿當當的髒衣服、被套、床罩和鞋子，都是魏家人的。

這些衣服和鞋子沾了泥土，可不好清洗，只讓她一個人洗，怕是要洗上幾個時辰，放在平時她也就應了，可今兒她打算早些把藥拿回來，才不會耽誤晚上枝枝喝藥。喻紹聲音清和柔軟，商量道：「舅母，我待會兒要去鎮上的醫館一趟，表妹若是無事，讓她和我一塊去河邊洗衣吧？」

有現成的外甥女可以使喚，周氏可不想讓她的寶貝女兒幹這些粗活。「上一次洗衣，茵兒不就和妳一塊兒去了？這會兒她在繡花，不得空。」

魏茵上一次去洗衣，是因為那天喻紹的舅舅魏春來在家。

周氏為了不讓魏春來以為她苛待兩個外甥女，平日裡的面子功夫倒是做得周全，只是這並不耽誤她動手腳。

那天，她給自己女兒準備的筐裡是些不太髒的衣服，而喻紹的筐裡，盡是些沾了灰塵、很難清洗的大件衣衫。

周氏的心思喻紹清楚，不過她懶得和對方多理論，「表妹不得空，那舅母和我一道去吧，我記得舅母今日並無事情要忙。」

讓她去洗？周氏提高了聲調，「妳這孩子，讓妳洗那麼點衣服而已，妳還要偷懶！妳這樣不勤快，以後還怎麼嫁人？」

周氏口中的「那麼點衣服」，可是整整兩個大竹筐。

喻紹並不生氣，她輕輕笑了笑，「能不能嫁人還早著呢，就不勞舅母擔心了。雖然全是舅舅、舅母、表哥和表妹的衣服，但舅母讓我去洗，我是願意的。只是剛

下了雨，河邊的水漲了不少，我又是個笨手笨腳的，要是不小心沖走了一些衣服，舅母可別訓斥我。」

不小心？

周氏一口氣憋在嗓子眼，要是真被沖走了，農家人做一件新衣服哪裡是容易的事！心疼衣服，也心疼銀子，周氏不得不朝廂房裡喊道：「茵兒，妳和妳表姊一起去河邊洗衣。」

聽到聲音，過了好大一會兒，魏茵才不緊不慢從屋裡出來，鼓著嘴，拿起其中一個竹筐。

她還要繡花呢，等哥哥有了秀才功名，她就是秀才的親妹妹，哪裡能像喻紹這樣做粗活！

出了魏家大門，魏茵不高興地道：「表姊，爹爹養了妳們姊妹那麼久，這些活本來就是妳該幹的，怎麼非要讓我幫妳。」

魏茵挑了衣服少又好洗的那一筐，喻紹並沒計較，但這番數落的話，她不能當沒聽見。

「魏家的粗活，表妹又做過多少？舅舅雖然養了我們姊妹，可平日裡我和枝枝的花銷，都是用我娘留下的銀子。」喻紹看著她，「況且，這筐裡並無我和枝枝的衣服，表妹若是不樂意，剛好快到河邊了，咱們找那些嬸嬸們說說理，看表妹這麼大一個人了，該不該洗自個兒的衣服？」

魏茵撇了撇嘴，她只比喻紹小上一個月，又好手好腳的，確實沒有讓喻紹給她洗衣的道理。

真讓那些婆子們評理，丟人的是她自己……罷了，和喻紹一個沒爹沒娘的孤女計較什麼，喻紹也就只配做這種粗活，她可不一樣。

等哥哥魏茂有了功名，到時候喻紹哪裡敢對她說一句重話！想到這兒，魏茵看了喻紹一眼，得意地「哼」了一聲。

喻紹沒有搭理她，越過魏茵，去到了河邊。

這會兒河邊的人不少，看到喻紹，蹲在地上的王家婆子朝她招手，「阿紹快來，給妳占著位置呢。」

喻紹笑著走過去，「謝謝王嬸子，幸虧您給我占了位置，不然我都沒地方洗衣服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，今兒洗衣的人多。」王婆子道：「呦，這麼多，妳舅舅那一家人的髒衣裳又讓妳洗了吧？」

魏茵走近，王婆子的聲音正好傳到耳裡，讓她才得意不久的心情沉了下來。

魏家人總是讓喻紹洗衣服不假，但這般直白的被人說出來還是丟了面子，於是魏茵板著臉去了另一邊洗衣。

喻紹幹活利索，她回去的時候，魏茵身旁的竹筐裡還有一大半髒衣裳。

惦記著要去醫館，回到舅舅家後，她便換了身衣裙朝鎮上走去。

喻紓去了鎮上，喻枝喝了藥沉沉入睡，東廂房裡寂靜無聲，魏家堂屋卻是熱鬧。聽說喻紓又去了醫館，周氏的心揪著疼，這麼下去可不是辦法，可別花光了銀子，喻枝那病癆子又死了，這不是人財兩失嗎？

傍晚，魏春來一回來，周氏就迎了上去，「茂兒他爹，你瞅瞅這陣子給枝枝抓藥花了多少銀子了？馬上就要院試，茂兒去趕考、買筆墨紙硯也都要花錢，把銀子全花在枝枝身上，咱們茂兒怎麼辦？」

魏春來皺了皺眉，朝外面看了一眼，見沒有人這才道：「給枝枝看病的錢，是阿紓和枝枝的娘給她們留下的，並未花費咱們家的銀子。」

周氏不這麼認為，「咱們積蓄不多，要不是枝枝生了病，倒是可以從阿紓那裡拿些銀子，茂兒也能富裕地去趕考，現在倒好，什麼都沒有了！」

魏春來小的時候，魏家算是雲水村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，魏家就兩個孩子，一個是魏春來，一個是魏春來的親妹妹魏若雪，也就是喻紓的娘親。

魏春來的爹是個有遠見的，拚了全部家當，把魏春來送到鎮上的學堂，又把魏若雪送進鎮上的繡坊。

魏春來不是讀書的料子，讀了幾年書，考上童生後再無進益，後來他便歇了繼續科舉的心思，把自己的兒子魏茂送進書院。

村裡的童生寥寥，魏春來便在雲水村開了個學堂，給村裡的孩童啟蒙。

至於魏若雪，倒是個有天賦又能吃苦的，跟著老繡娘學刺繡，沒幾年就成了繡坊裡有名的繡娘，每個月都能拿回來一兩銀子。

只是，後來她成了魏家的恥辱。

魏春來道：「開年收上來的束脩我都沒動，足夠茂兒去府城參加院試。枝枝生病，我這個當舅舅的本該拿些銀子出來，哪裡還能從外甥女手裡搶銀子？這件事你不必再說。」

周氏心口湧上悶氣，如果喻枝不是個病秧子，她倒還願意養這兩個外甥女。

反正喻紓和喻枝沒了爹娘，唯一能依靠的只有魏家，便是日後嫁人，得利的也是魏家。

可喻枝身子骨一日不如一日，連續半個月不退熱，吃了藥不見好，別最後病死了，或是燒成個傻子！

「我看不能不說，你就這麼一個妹妹，我知道你疼你那兩個外甥女，想著把她們養大嫁人，讓她們過上好日子，我和你是一樣的想法。」頓了頓，周氏突然語氣放軟，「可你知道嗎？阿紓又去鎮上抓藥了，一次就要兩吊錢，這幾年來給枝枝看病，她手裡可沒多少銀子了。如果阿紓手裡的錢用完了，她妹妹的病還沒好，你怎麼辦？」

魏春來奇怪道：「什麼怎麼辦？」

周氏問道：「要是阿紓求到了你面前，你要把茂兒趕考的銀子拿去給她妹妹治病嗎？」

魏春來下意識道：「阿紓不是那樣的人，她不會做讓我為難的事情。她娘走了三年，這三年來，阿紓並沒有花咱們家多少銀子。如果哪一天阿紓求到了我面前，

妳放心，茂兒趕考的錢我是不會動的，大不了我再出去借些銀子就是。這不是什麼大事，妳何必想這麼多！」

魏春來話裡話外向著喻紹，周氏心裡的悶氣越來越盛，更讓她生氣的是，自己男人竟然還打算出去借銀子！

魏春來在村裡當夫子，不管是出於親情，還是礙於顏面，他絕對不會對兩個外甥女不管不顧。可給一個病秧子治病，那卻是無底洞，多少銀子都不夠使，到時候不還是他們魏家替喻紹還債！

周氏很確定，喻枝病得很嚴重，喻紹手裡也沒多少銀子了，再把這對姊妹留下來，早晚會拖累魏家的。

她眼裡湧上淚，「茂兒他爹，你總是為阿紹和枝枝考慮，可茂兒和茵兒才是你的孩子啊，你能不能也為他們著想？」

見周氏落淚，魏春來皺著的眉頭鬆開，「我怎麼不為他們著想了，妳莫不是還在擔心銀子的問題？」

「哪裡是銀子的問題，你以為就你疼阿紹和枝枝？今兒去洗衣，阿紹犯懶不願意洗，還跟我頂嘴，我可沒與她生氣，我讓茵兒放下手頭的事兒，和阿紹一道去河邊。這麼多年，我從沒苛待過她們姊妹倆，平日的吃穿，她們和茵兒也是一樣的。」周氏擦了擦淚，「眼看茂兒就要去科考，茵兒也該說親準備嫁妝了，有一個好名聲比什麼都重要，我這是在擔心孩子們的名聲和前途啊！」

「阿紹的娘當年未婚先孕，帶著兩個孩子回來雲水村，已經讓咱們魏家丟過一次臉了，也就是這幾年提這件事的人才少了些。等茵兒說親，萬一有人拿這件事做文章，茵兒該怎麼辦？還有，茂兒要去科考，家裡卻有一個重病之人，這是不吉利啊！」

眼見魏春來要說什麼，周氏又急忙道：「你考上童生那年已經二十多歲了，茂兒比你聰明，才十七歲就要參加院試了，等過了院試，茂兒就是整個望平鎮最年輕的秀才郎！」

魏春來糾正道：「那倒不是，還有裴家那孩子。裴渡比茂兒小上一歲，他縣試、府試都是第一名，只要裴渡下場，望平鎮最年輕的秀才是他才對。」

周氏氣得夠嗆，她站在這兒，可不是為了聽自己男人誇讚別人的。

「功課好又怎麼樣，能不能參加院試還說不準呢！我聽說縣城裡有位學子，十二三歲就是童生了，平日的功課很是不錯，可一到院試就出岔子，六七年過去了，那人還只是個童生，萬一裴渡和那個人一樣倒楣呢！」

聽周氏話裡透著酸，魏春來便停止了這個話題，「罷了，不提別人。」

不提就不提，周氏還記著自己的打算，「阿紹犯懶，我讓茵兒幫她洗衣；枝枝生病，每次去抓藥，阻止的話我一次沒說過。但我也有私心，我照顧了阿紹和枝枝那麼多年，眼下我只想為自己的孩子打算。況且我也不全是為了自己的私心，茂兒可以安安心心讀書的話，等他有了功名，阿紹和枝枝不也水漲船高受人看重嗎？」

周氏落了淚，又說了這麼一通「掏心窩子」的話，魏春來聽了進去，「那妳想怎

麼樣？阿紓和枝枝又無別的去處，總不能把她們趕出去。」

怎麼不能？周氏心裡嘀咕一句，面上又是另一副模樣，「你還不瞭解我是怎麼樣的人嗎，我是她們的舅母，哪裡忍心把她們趕出去？但是枝枝病著，留她在家裡實在不妥，病重的人是會影響家裡的風水和氣運的。」

「我記得上一次茂兒回來，就說感覺哪裡不大對勁，剛好那是枝枝生病的第二天，可見確實是有影響的，觸了茂兒的霉頭可就不好了。村子最東邊有座老房子，多年沒有住人，這幾個月先讓枝枝住進去，茂兒院試過後，枝枝的病情也好了，就讓她再搬回來。」

周氏口中的那座老房子，魏春來是知道的——

十幾年前，村裡一個輩分很高的老人家住在那裡，那人一生沒有娶妻生子，下面幾個弟弟也都搬到鎮上去了，於是老人家死後，那座房子便空著。

如果周氏一味要把喻枝趕出去，魏春來肯定不會答應，但她剛才的一番話，卻都是為了孩子著想。

魏春來問道：「阿紓呢，也讓她和枝枝住過去？」

眼看魏春來有所鬆動，周氏心裡舒暢不少，「要兩個孩子都離開魏家，那我成什麼人了？讓枝枝一個人去就行。等阿紓出了孝期，就該和茵兒一樣相看人家，說什麼我也不會把阿紓送走的。這你能放心了吧？」

魏春來確實放心了，周氏願意把阿紓留下，說明她不是狠心的人，也沒有想著把兩個外甥女趕出魏家。

魏春來不再有顧慮，「茂兒能順順利利參加院試確實最重要，等阿紓回來，我和她商量商量。」

喻紓看著性子軟又安靜，但她慣是會在魏春來面前賣乖討好，萬一魏春來聽了他那外甥女的話改了主意，可就前功盡棄了，必須早些把喻枝送走才行。

周氏心裡不太有底，道：「阿紓去了鎮上，一時半會兒回不來。眼看天快黑了，先把枝枝送過去，省得之後得摸黑。」

魏春來猶豫一番，最終道：「好。」

總歸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，魏家在雲水村西邊，要去到那座老房子，得橫穿整個村子，這會兒家家戶戶都在家裡準備晚飯，趕在這個時候把喻枝送過去，也能少撞見幾個人。

魏春來找出一塊廢棄的門板，和周氏去到東廂房。

關上房門，他們合力把喻枝放到了門板上。

腦袋暈沉的喻枝醒來，明白了自己的處境，她紅著眼眶問：「舅母，姊姊呢？」

「姊姊姊不在家，便是她在家，姊也得出去。」總算是把這個病秧子送走了，周氏露出一抹笑。

她還沒見過發高熱半個月的人能活下來，喻枝病得都要死了，估計過不了幾天就會沒命。

她死在哪兒都行，就是不能死在魏家，那可太晦氣了！

這時，一陣「咯吱」的聲音傳來，東廂房緊閉的房門猛然被推開。

光線透進來，沖淡了一室的昏暗，少女清冷的聲音在周氏背後響起，「舅母背著我，要把我妹妹送去哪裡？」

周氏嘴角的笑意一下子凝結。喻紹這丫頭不是去鎮上了嗎，怎麼突然回來了？

第二章 藉機離開魏家

周氏硬著頭皮走過去，「阿紹，枝枝病得嚴重，我和妳舅舅想著先讓她去村東的老房子住幾日，等她好了再把她接回來。」

周氏雖然沒明說，但她的打算，喻紹很清楚。

喻紹話裡帶著幾分譏諷，「莫不是咱們家的風水太差，為何枝枝生了病，要去那無人住的老房子裡養病？」

「胡說，咱們家的風水怎麼會差！」周氏急忙反駁，「是我和妳舅舅怕她影響妳表哥讀書，這才想著把她送出去。」

生怕喻紹不同意，周氏將魏春來搬了出來，「阿紹，妳舅舅可是同意的。」

喻紹看向一直不出聲的魏春來，「舅舅，您也是這樣想的嗎？」

少女的眼眸澄澈乾淨，被她這樣看著，彷彿人心底所有的算計都無所遁形。

魏春來老臉一紅，「阿紹，妳沒見過世面，不知道就是府城的大戶人家，家中有重病之人，也是會被移出去的，省得觸霉頭。把枝枝送過去，只是換個地方養病，妳別多想！」

洗了那麼多的衣裳，喻紹的手很涼，可這一會兒，那股子涼意像是蔓延到了她的心裡。

她面上沒什麼表情，「原來舅舅和舅母是覺得枝枝不吉利。」

這哪裡是讓枝枝換個地方養病，這是要讓枝枝自生自滅啊！

還好她昨天晚上作了那個夢，還好她及時趕回來了。

喻紹心緒複雜，紅唇輕啟，「娘親走了，舅舅便是我和枝枝在這世上唯一的親人，娘親走的那天，舅舅說過會好好照顧我和枝枝。」

魏春來也想起了妹妹離世那天的場景，他心裡湧上愧疚，「要不……要不……」

周氏臉一變，搶在前頭道：「阿紹，時候不早了，有什麼話把妳妹妹送過去再說也不遲。」

喻紹把目光移到周氏身上，盯著她看了好一會兒，待對方被看得心裡發怵，她才道：「舅舅、舅母，人人都會生病，枝枝會，您們也會。若生了病就是不吉利，那整個魏家也沒有幾個吉利的人了！哪一天舅母病了，為了表哥著想，莫不是舅母您也要離開魏家？總不能只把枝枝趕出去。」

周氏一噎，頓時說不出話來。

看著周氏的窘態，喻紹思忖一番後有了決定，「不過，讓枝枝過去也可以。」

「阿紹，妳這是答應了？」周氏一愣，欣喜地道：「就知道妳是個懂事的孩子，妳放心，只是讓妳妹妹一個人離開，妳還留在家裡。」

喻紹神色淡淡，「舅母說錯了，是我和枝枝一起離開魏家。」

周氏與魏春來俱是一愣，他們想要送走的人是喻枝，並不是喻紹啊！

魏春來問道：「阿紹，妳怎麼也要去？」

枝枝只是生了病，就要被送出舅舅家，知道這件事後，喻紓心裡是氣的。但這件事也給她提了醒，便是今天把枝枝留在魏家，周氏也不會就此甘休。枝枝的病一日不好，周氏定然還會趁著她不在時，攢掇舅舅把枝枝送走，她不能保證每一次自己都能及時趕回來。

更何況，如果她夢到的那些事情是真的，那就更不能把枝枝留在魏家了。趁著這個機會離開，倒是一樁幸事，既清靜了，有利於枝枝養病，也省了周氏用她的病情大做文章。

「舅舅，枝枝是我的妹妹，我自然不能拋下她。」喻紓道：「何況枝枝還病著，不能受一點風寒，每日的吃食也不能胡亂應付，我可以吃得差一點，但枝枝要是連肚子都填不飽，她還怎麼養好身子，怎麼等著舅舅和舅母把她接回來？」喻紓願意離開，可離開之前，該拿的東西她都要拿走，一日三餐、吃穿用度都要有保障，總不能讓她和枝枝兩個弱女子在那廢棄多年的老房子裡自生自滅！

魏春來以為喻紓心裡有怨，才要離開魏家，但這會兒聽了她的話，又不那麼確定了，畢竟她還願意喊自己一聲舅舅，可能是喻紓和枝枝姊妹情深，才想陪枝枝一道過去，並沒遷怒到他這個舅舅身上。

魏春來鬆了一口氣，「這是自然，吃食都給妳們備著呢！」

周氏過來，手裡拿著三個油紙包，「這裡面是一些燒餅和捲餅，妳拿著吃。」幾個油紙包就想打發她們？

喻紓沒有接，直言道：「舅母，我和枝枝兩個人，這麼些口糧不太夠。」

魏春來看了一眼，眉頭不由得皺了起來，六七個燒餅加幾個捲餅，要不了幾頓就能吃完。

真讓喻紓拿了這些東西離開魏家，被村裡其他人知道了，大家定會戳他脊梁骨，說他堂堂一個夫子，還如此苛待自己的外甥女，到了那時他還怎麼在村裡教書？於是魏春來對周氏喝道：「家裡的米麵青菜都多裝一些，不能讓阿紓和枝枝餓肚子！」

周氏原本的打算，是把油紙包裡的吃食給喻紓，這下倒好，喻紓隨便幾句話，家裡的米麵就要給她備上一半。

即使離開魏家，也要怎麼舒坦怎麼來，喻紓又補充道：「還有給枝枝熬藥的小爐子、我和枝枝的被褥衣服也要拿上，對了，鍋碗瓢盆、照明用的油燈蠟燭，勞煩舅母也給我備上一份。」

要拿這麼多東西？這下可好，倒真是去養病了！

周氏不捨得，可又不敢不答應，一口悶氣堵在心頭，最後只能咬牙道：「好。」

周氏在準備東西，喻紓沒有幫忙，她想了想，對著魏春來道：「舅舅，那座老房子離村裡有些遠，我和枝枝住進去，未免不太安全，舅舅可否給我準備些防身的東西？」

「還是妳想得周到。」魏春來去了堂屋一趟，拿出了一把帶鞘的鐵刀。

「這把刀是前幾年我買回來的，妳拿著防身。不過阿紓妳也不用太擔心，咱們村子民風淳樸，我又在村裡教書，便是妳們去了那邊，也不會有不長眼的人欺負妳

們。」

魏春來的話倒是不假，不過喻紓還是接下了那把刀，認為該要謹慎些才是。

不多時，周氏收拾好東西，把魏茵叫了出來。

魏茵拿了包袱，周氏把剩下的大件物品放到床板上，她和魏春來一人一邊，抬著喻枝朝村東出發。

喻紓給喻枝掖緊了被角，對她微微一笑，示意她不要害怕。

此時天色已經昏暗，一路上倒也沒遇見幾個人。

村東的這座老房子十幾年沒有住過人，打開木門，一股嗆人的味道傳來，梁上有蜘蛛網，門外還長滿了雜草。

喻紓輕咳了聲，不收拾一下是不能住人的，何況現成的幾個「幫手」在這兒，不用白不用。

她看了一圈，「麻煩舅舅把院子裡的雜草給處理了，再多劈些柴火，至於舅母和表妹，就與我一道收拾屋子吧。」

周氏愣了下，這一切和她想的不一樣啊，她的打算是把喻枝那個病癆子趕出魏家，然後就不管不問了，可不是來這裡給她們姊妹倆打掃屋子的！

兩個時辰前，還是她使喚喻紓去洗竹筐裡的髒衣裳，不過半個下午過去，喻紓倒是使喚上她來了！

見周氏和魏茵一動也不動，魏春來臉色不大好看，「阿紓的話妳們是沒聽到？天都要黑了，還愣著做什麼！」

魏春來是一家之主，他發話了，周氏和魏茵只能照做。

這座老房子不算大，只有正屋三間屋子，外帶一個小灶房，是以收拾起來不算太難，約莫兩刻鐘，幾間屋子就被打掃乾淨了。

這時，魏春來頂著一臉汗水走進來，「阿紓，院子裡的雜草我都給拔了，還有柴火和乾草也夠妳們用幾天了。」

「舅舅辛苦了。」使喚過魏家人，喻紓也不再留他們，「時候不早了，舅舅、舅母和表妹早些回去吧。」

為免喻紓怨恨她，臨走前，周氏假意關懷，「阿紓，妳和妳妹妹在這裡好好住下，東西用完了或是缺了什麼，就來找我們要。」

喻紓微微一笑，「舅母，我會的。」

眼下她只有魏春來一個親人，缺了什麼，她自然會去魏家討要，總不能委屈自個兒不是？

見她答應得這麼利索，周氏心裡咯噔一下，自己只是做做樣子，這丫頭可千萬別當真啊！

周氏又叮囑道：「阿紓，枝枝養病要緊，妳好好照顧她，平日就待在這裡，不要到處亂跑。」

她們來這裡住下的事情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

喻紓沒答應，只是道：「舅母，您該回去了。」

一番折騰下來，外面已漆黑一片，喻紓去到那間小灶房，把鐵鍋洗乾淨，開始生火。

她把帶來的幾個捲餅熱了下，她和喻枝一人一個。填飽肚子後，她又把小爐子搬到屋裡，給喻枝熬藥。

常年不住人，待在屋子裡只讓人覺得陰涼入骨，好在有小爐子可以取暖，氤氳的藥香彌漫開來，沖淡了那股子難聞的味道。

喻枝這會兒有了些精神，她揪了下手指，「姊姊，明兒一早妳就回舅舅家吧。舅母嫌棄的人是我，她才不想讓妳離開魏家呢，我知道妳是為了我才跟過來的……我可以一個人住在這裡，姊姊妳別擔心我呀！」

姊姊本來可以留在舅舅家的，自己就是姊姊的累贅，只會拖累姊姊。

喻紓笑了笑，「我走了，妳一個人住在這裡，不害怕嗎？」

喻枝鼻子一酸，安靜一會兒，低著頭道：「有些……怕，但我不想讓姊姊跟著我受苦。」

喻紓給她擦了擦眼淚，「傻枝枝，這哪裡是受苦。」

喻枝呆呆地抬起頭，「這不是受苦嗎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喻紓慣是心態好，「吃的穿的用的，咱們都有。收拾屋子的時候，我大致看了一遍，這座房子雖然十幾年沒有住人，卻是用青磚壘成的房子，屋頂、窗戶和房門並沒有多少破損，就連這張床也還好好的，足夠咱們倆睡下。

「今晚舅舅劈了好大一堆木柴，也足夠用幾天了，不遠處還有一口水井，取水做飯都很方便，除了院子沒有大門，其他一切都算不錯。」

那口水井是這座房子之前的主人留下的，如今倒是便宜了喻紓。

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，好像真沒什麼不好，聽喻紓這麼一說，喻枝顧不上難受了，

「這麼說，住在這裡和住在舅舅家是一樣的？」

喻紓道：「是啊，所以妳不要想那麼多，好好養病就是。」

忙活一通，湯藥熬好後，喻紓又燒了一鍋熱水，湊合著擦了擦身子。

時間不早了，她把門從裡面關上，吹了燈，準備歇息。

初換住處，姊妹倆都不太適應。

喻枝翻來覆去睡不著，她翻了個身，不解地問：「姊姊，下午的時候妳不是去鎮上了嗎，怎麼會恰好趕在我被舅母送走前回來？」

姊姊回來得很及時，再晚上一盞茶的功夫，她不僅會被送走，還會什麼都沒有的被舅母用幾個燒餅給打發了。

望著滿臉疑惑的妹妹，昨天晚上的那個夢又浮現在喻紓的腦中，她能及時趕回來，便是因為她早在昨晚就夢到了這些事情。

喻紓和喻枝從小就沒有爹，是魏若雪把她們姊妹倆扶養長大的。

魏若雪是鎮上繡坊有名的繡娘，每個月的工錢不算少，是以即便喻枝常常要吃藥，喻紓母女三人的日子也還算過得去，在喻紓十歲那年，魏若雪還把她送到了鎮上的學堂讀書。

可惜魏若雪早些年傷了身子，又常年鬱結於心，不幸在三年前病逝。

魏若雪走後，喻紓從學堂離開，和喻枝一起住在舅舅家。

魏春來對她們姊妹倆還算關心，可周氏並不喜歡喻紓和喻枝，覺得她們是累贅，所以時常趁著丈夫不在家的時候，什麼髒活累活都讓喻紓做。

在夢中，和今天白天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，因為喻枝高熱不退，周氏找藉口把她趕出了魏家，而喻紓也跟著離開，住到村東這座老房子裡照顧妹妹。

不過，喻紓不只夢到這件事，她還夢到了其他事情。

幾個月後，表哥魏茂成了秀才，有了秀才功名，魏茂要喻紓給他當妾室。

喻紓不同意，別說當妾室了，就是當正妻，她也不願意嫁給魏茂！

魏茂此人說是讀書人，卻是好吃懶做，嘴碎自大，貪財好色，他沒幾分真才實學，整日和那些狐朋狗友混跡風月之地。

他能夠成為秀才，是因為朝廷出了一些事情，那一屆的院試根本沒多少學子參加，他才撫了個大便宜。

見喻紓不同意，魏茂決定用強，連同周氏給她下了藥。

好在，魏茂並沒有得逞。

魏茂是秀才，卻光天化日下欺侮喻紓，事情傳出去，雲水村的人都在指責他。

周氏眼看不對勁，反而倒打一耙，說是喻紓水性楊花，主動勾引魏茂。

她和魏茂把髒水盡數潑到喻紓身上，為了自證清白，喻紓一狀將魏茂和周氏告到縣衙。

然她只是個無權無勢的孤女，比不過魏茂與縣令老爺有交情，加上他又買通了衙門的人顛倒黑白。

喻紓是受害者，最後卻沒能討來公道，何其可笑！

經過這一遭，魏茂以為喻紓會乖乖給他當妾室，不過他萬萬沒想到，喻紓竟帶著喻枝離開了魏家。

喻紓本想報復回去，可她和喻枝只是兩個弱女子，又與魏家撕破臉，勢必聲譽會受損，她倒是不怕聽到外人的議論，但不想喻枝受到影響，她也擔心報復了魏家人，魏家人會趁她不注意的時候對喻枝動手。

最後喻紓帶著喻枝去了鄰縣，她寫得一手好字，又會刺繡，一個人養活自己和妹妹不是難事。

喻紓和人合開鋪子做生意，兩年後，她要把幾件繡品和一些精緻的摺扇送到京城，趁著這個機會，她帶著喻枝一起出門。

買她繡品的是一位尚書府的夫人，那位尚書夫人見了這些繡品與摺扇很是喜歡，便讓喻紓在京城多停留一段時間。

喻紓做的繡品、油紙傘、摺扇等被尚書府的夫人和小姐們拿去送人，很受京城貴女的喜愛。

日子一天天變好，然而沒過多久，卻又生了變故。

有一天，喻紓住的地方遭了賊，什麼貴重的物品都沒丟，獨獨丟了一只玉鐲。

那玉鐲是魏若雪留給喻紓的，丟了玉鐲後，變故一陣接著一陣。

不知為何，平日裡最是康健的喻紓，身子骨突然越來越虛弱，找了好多大夫看病，

都查不出病因。

病情嚴重的時候，她心口疼得極厲害，連呼吸都很困難，躺在榻上一動也不能動。沒多久，喻紹便沒了命，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喻枝，再者，她也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早早死去。

畢竟她的身子一向不錯，一年都不曾吃過幾次藥，卻在短短幾個月內沒了命，這其中定有古怪。

走馬看花，一個夢粗略包含了喻紹年輕又短暫的一生，出現在她夢中的人或事並不詳細，她也只是大致有個瞭解。

夢的最後出現了一本書，書裡有一個早死的女配，和喻紹同名。

喻紹猜測，出現這本書，意味著她是書中的配角，她的作用則是為了推動男女主角感情的發展。

至於男女主角是何人，喻紹沒能在夢裡看到書上的內容，自然也無從知曉。

夢中之事匪夷所思，喻紹不知是真是假，也沒辦法驗證。不過周氏要把喻枝送走，這一件事倒是應驗了。

眼看喻紹不出聲，喻紹喚道：「姊姊？」

喻紹回過神，昨晚作了夢，因太過莫名其妙，一開始她沒有在意，但下午去醫館時，心裡惦記著這件事，出於謹慎，便提前趕了回來。

沒想到夢中的事情竟是真的，不過她暫時不打算告訴喻枝。

不管這個夢有幾分真、幾分假，喻紹不會全信，但也不會不當真。

走一步看一步，她和枝枝過得好才是最重要的，說什麼也不能出現夢中的那些事情。

喻紹隨意找了個藉口，「我去鎮上買藥，恰好遇到村裡的牛車，路上省了時間，所以回來得早些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喻枝不再說話。

沒了說話聲，屋子裡更加安靜，這房子位置偏僻，入夜後什麼動靜都沒有，若是透過木窗往外看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有黑黝黝的一片。

馬上就是中元節，喻枝不由得想起了以前聽過的鬼故事，她朝喻紹那邊靠了靠，小聲道：「姊姊，這裡很久沒有住人了，你說會不會有什麼髒東西？」

這是怕了吧，喻紹笑著拍了拍她的胳膊，「姊姊在這兒呢，不怕。」

說來也巧，剛剛還什麼動靜都沒有，喻紹話語落下沒多久，院子裡就傳來一聲又一聲的貓叫。

貓叫聲就在不遠處，聽起來淒慘詭異，在這寂靜的深夜裡讓人發怵。

喻枝更害怕了，「姊姊，我聽說小貓通靈，能看見我們看不到的東西。」

讓她這麼怕著不是回事，貓叫聲不停，怕是枝枝會一直怕得睡不著覺，於是喻紹安慰道：「我出去瞧瞧。」

打開門之前，喻紹還將那把鐵刀也給帶上。

出於謹慎，她只把木門開了一條縫，藉著傾瀉而下的月光，勉強看清了外頭的情形。

院子裡那棵大榕樹下，有個小小一團的陰影，好像是一隻受了傷的貓兒正在叫個不停。

見外面沒有其他人，喻紹放心了，她把房門關上，拿著刀走了出去。

走近一看，還真是一隻受了傷的貓兒，這隻貓通體雪白，小腿短短的，其中一條腿受了傷，殷紅的血跡很是明顯。

小貓兒趴在榕樹下好不可憐，喻紹不知道該怎麼包紮，打算回屋拿些餅子餵給牠吃，不料剛一轉身，就看到了一個男子。

安靜的院子裡，除了喻紹和一隻貓，突然又多出一個人！

看不清那人的容貌，但那腳步聲卻是越來越近。

喻紹心跳快了些，攥緊了手裡的鐵刀。自己不會這麼倒楣吧，莫不是遇到了壞人？

第三章 深夜時分遇同窗

少年薄唇挺鼻，輪廓深邃，穿一身素色衣袍，晚風吹起他的長袍，越發顯得他身形頑長挺拔。

看到榕樹下的人影，他微微一怔，幽黑的眼眸裡閃過一抹驚訝，這裡並未有人居住，怎麼多了一個姑娘？

月色流淌，光暈浮動，樹下女子的長髮鬆鬆散在身後，露出那一張瑩潤白皙的面龐，有種攝人心魄的美。

雲水村能有這般花容月貌的女子，也只有魏家那個外甥女了。

待走近，少年停下腳步，「喻姑娘。」

喻紹愣了愣，這人認識她？

不過這聲音倒是有些熟悉，如玉般清潤，清潤中還透著隱隱的冷意。

腦中頓時浮現一張面孔，喻紹不確定地道：「裴渡？」

「是我。」裴渡抬腳向前，離喻紹近了些。

藉著月光，喻紹看清了裴渡的模樣。

少年鼻梁挺直，眉目清雋，下頷流暢，淡淡的月光籠罩在他的身上，如玉山皚雪，清貴俊美。

喻紹心頭浮出一個念頭，幾年不見，裴渡倒是比以前還要俊朗！

見是認識的人，她鬆了一口氣，「原來是你，剛剛嚇了我一跳呢。」

喻紹手裡的那把鐵刀，裴渡自然看到了，他眉峰微揚，敢情之前是把他當成壞人了？

他解釋道：「我來給肥肥餵食，喻姑娘怎麼也在這裡？」

「肥肥？」喻紹重複了一句，好奇地問道：「是這隻小貓兒的名字嗎？」

裴渡輕笑了一下，「是。肥肥是野貓，我第一次見到牠的時候，小小的一團，身上沒有多少肉，我便給牠取了這麼個名字。」

是他取的名字？

喻紹更驚訝了，裴渡這樣隱隱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人，竟然會取這麼一個可愛的名字。

小貓兒很瘦很小，裴渡叫牠「肥肥」，應該是希望牠早些長大長胖吧。

「今兒我和妹妹搬到這裡住下，我就要睡下了，聽到外面有貓在叫，便出來瞧一瞧。」喻紹淺淺一笑，「沒想到遇到了你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裴渡微微頷首，「肥肥不知是走丟了，還是被人遺棄了，上個月在這榕樹下出現。這段時間我餵過牠幾次，恰好今日休沐回來，我過來給牠餵食，不承想叨擾了喻姑娘，抱歉。」

「裴公子太客氣了，沒有打擾到我。」喻紹趕緊道：「只是肥肥受傷了，我不懂怎麼給牠包紮，你會嗎？」

裴渡倒也是第一次遇到要幫動物包紮傷口，他蹲下身，輕輕撫摸著肥肥的背。動物通靈性，肥肥本就與裴渡熟悉，似是又感覺到他並無惡意，原本淒慘的叫聲漸漸停止，委屈巴巴的朝裴渡「喵」了一聲。

裴渡檢查一番後道：「出了血，像是被人拿棍子打傷的。」

喻紹眉頭微蹙，雖然雲水村偷雞摸狗的事情不多，但村裡的人大多大字不識幾個，不乏一些調皮的孩童或是脾氣暴躁的大人對小貓小狗動手。

喻紹問：「挺嚴重的吧？」

裴渡道：「是有些嚴重，可否勞煩喻姑娘打盆水？我好給肥肥清理傷口。」

喻紹應了一聲「好」，去灶房裡打了一盆水，想起屋裡還有些紗布，也順便拿了出來。

家裡有個常常生病的妹妹，必要的藥材和紗布等喻紹常備著，搬到這座老房子時，她把這些東西也都帶上了。

大榕樹下，裴渡朝正屋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隨即收回視線。

聽喻紹話裡的意思，她和她妹妹是今晚才搬過來的，難怪自己會在這裡遇到她。至於喻紹為何要搬來這裡，裴渡無意探究。

肥肥很乖，任由裴渡給牠清理傷口和包紮，偶爾覺得疼了，肥肥也不掙扎，只是輕輕搖著尾巴，喵喵叫著。

見肥肥這樣，裴渡動作又更輕了些。

他帶了幾條小魚乾來，但肥肥受傷又流了血，看起來不太有精神，只吃了幾口便懶洋洋地趴在他的腳邊。

裴渡無奈地道：「肥肥是野貓，平日在村子裡到處亂跑，我想把牠抱回去，牠卻是不肯。上個月我把牠領回家，不過一盞茶的功夫牠就又偷跑出來，後來我就常來這裡給牠餵食。」

喻紹和裴渡同窗過兩年，在學堂的那幾年，她很少與裴渡有交集。

裴渡為人清冷，不是喜熱鬧的性子，喻紹第一次聽他說這麼多的話，竟然是為了一隻貓兒。

喻紹道：「可能肥肥更喜歡待在這裡，我收拾灶房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小窩，估計就是肥肥的。牠不想吃東西就算了，明天早上我再給牠餵食，你把肥肥抱過去休息吧。」

「好。」裴渡依言把肥肥放到牠的小窩裡。

此刻夜色越來越深，草叢裡的蟲鳴聲也沒有了。

裴渡把視線落到喻紓身上，村東的這座老房子廢棄多年，一直無人居住，便是村裡那些調皮的孩童，也很少來這裡玩耍。

喻家姊妹出現在這裡並不正常，他知道喻紓和喻枝一直住在魏家，她們突然從那裡搬過來，定是發生了不為人知的事情。

要麼，是被魏家人趕出來了；要麼，是喻紓自個兒想要搬出來，左右不過是這兩種可能，但無論是何原因，裴渡都不欲過問。

他聲音響起，再次賠罪，「今夜打擾喻姑娘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等裴渡的身影在院子裡消失，喻紓這才把房門關好。

「姊姊，妳怎麼在外面待了那麼久？」喻枝探出頭來。

喻紓不回來，她也睡不著。

「有一隻貓兒受了傷，我出去看的時候遇到了裴渡。」喻紓略略把事情說了一遍。

裴渡？

喻枝眨眨眼睛，這個名字整個村子沒有一個人不曉得，她當然也知道，「姊姊，我記得妳和裴家哥哥是同窗！」

喻紓「嗯」了一聲，「在鎮上讀書的時候，我和他同窗過兩年。」

魏若雪去過鎮上也到過別處，見過世面也是個有遠見的女子，哪怕讀書是燒銀子的事情，她還是把喻紓送進了學堂。

不求女兒成個才女，只是希望喻紓不至於一輩子腦袋空空，大字不識一個。

大周開設有女子學堂，喻紓本該去女子學堂讀書，但望平鎮並不富庶，整個鎮上能把家中兒子送去學堂的人家都沒多少，更何況讓家裡的姑娘去讀書。

所以，鎮上是沒有女子學堂的。

好在喻紓的娘親刺繡了得，她給學堂高夫子的夫人送上一幅繡畫，那繡畫很是精緻，高夫子的夫人很喜歡，憑藉著這層關係，喻紓進去了學堂。

至於裴渡，其實他並不是雲水村的人。

裴家原先在鄰縣居住，五年前暴雨連下數日，地上的積水有半人高，無數的房屋倒塌、田地和莊稼被淹。

之前的地方沒辦法住人，裴家為了逃災，來到了雲水村，在這裡住下。

裴家在雲水村蓋了房子，裴渡也去到了鎮上的學堂讀書，喻紓就是在學堂和裴渡認識的。

「姊姊，舅母不在家的時候，我常聽舅舅提起裴家哥哥。」喻枝又道：「舅舅說裴家哥哥的功課很好，一定能通過院試成為秀才。」

「能成為秀才，自然是好。」喻紓淡淡笑了一下，「不早了，快睡吧。」

裴渡和她曾是同窗，兩人又同在雲水村居住，裴渡若是能考取功名，她自然也替他高興。

不過夢裡面，她並沒有夢到有關裴渡的任何事情，究竟他能否考取功名，喻紓也無法未卜先知。

但是裴渡天資聰穎，應該能順利通過院試吧？

喻枝需要飲食清淡，第二天早上喻紓便煮了一鍋南瓜玉米粥。老南瓜去皮去籽，切成小塊，伴隨著金黃的玉米粒用小火熬煮，打開鍋蓋的那一刻，香甜細膩的味道瞬間撲鼻。

好香好甜啊！

喻紓喝了一碗南瓜粥，又給喻枝煮了個雞蛋，這雞蛋也是從魏家拿的，喻枝身子弱，需要多補補。

她還病著，暫時不能下榻，喻紓給她熬好藥後，打算去山上一趟。

周氏不讓喻紓到處亂跑，這交代喻紓自然沒有忘記，但她卻不打算遵循。

周氏哪裡是關心她和枝枝，只是不想讓其他人知道她和枝枝被送到了這裡。

臨上山前，喻紓也沒忘記給肥肥餵食。

肥肥不熟悉喻紓，有些怕她，喻紓把南瓜粥放到肥肥面前就出了門，好不打擾牠。

此時入了秋，正是結果子的時候，樹上一串串的棗子，有青色有紅色，壓低了枝葉，咬上一口，又甜又蜜。

喻枝喜歡吃秋棗，喻紓摘了好幾串。

雲水村四周有山，山勢並不陡峭高聳，時常有人去山上砍柴或者挖蘑菇。

至於其他的，比如名貴的藥材或者香噴噴的野雞等，山上是沒有的。

喻紓也不指望在山上找到賺錢的東西，摘過了棗子，她繼續往前走，又看到了一片梨樹。

梨樹高大，遮天蔽日，枝頭上掛著一個又一個水潤的秋梨。

喻紓摘了一個嘗了下，除了皮有些厚，裡面的果實又多汁又甜。

這麼多梨子，吃是吃不完的，要是能做些東西拿到鎮上賣就好了。

梨子可以做什麼吃食呢？喻紓打算回去後好好琢磨琢磨。

這段時間住在老房子裡，雖然冷清卻很安靜，喻紓不用再給魏家人洗衣服，也不用再聽到周氏和魏茵那些陰陽怪氣的話，只一門心思地給妹妹熬藥和做好吃的。許是沒有那些讓人心煩的人和事，加上換了新醫館的藥，過了兩三天，喻枝身上持續不斷的發熱竟然退了。

她的病好了，肥肥的傷也漸漸恢復，之前裴渡拿了藥過來，又給肥肥包紮了一次。考慮到喻紓和喻枝的名聲，裴渡並沒有多停留，每次都是趁著喻紓不在的時候才來給肥肥餵食。

這麼一來，除了那天晚上，喻紓竟再沒有遇到裴渡一次。

這日，喻紓正在院子曬衣服，一道稍顯粗啞的聲音響了起來，「表妹。」

喻紓下意識皺了皺眉，魏茂怎麼來了？

她神色淡淡，「表哥。」

日光照在喻紓如瓷般的側臉，長長的睫毛在眼底落下一片陰影，少女瓊鼻櫻唇，烏髮雪膚，姿容韶秀。

魏茂盯著她，一時看愣了神，他知道表妹好看，可一個月不見，表妹比之前還要妍麗嬌美。

魏茂的打量讓喻紓覺得不適，她隨即趕客道：「枝枝要養病，我也還有其他事情要忙，表哥若是無事就回去吧。」

「表妹，我剛回到家，聽說妳和枝枝搬到這裡，就立即來看妳們了。」魏茂回過神，把手裡拎著的點心遞過來，「這是我在鎮上給妳買的綠豆糕，妳快嘗嘗。」喻紓沒有動作，「我不愛吃點心，還是留著給茵兒吃吧。」

「表妹，妳可是生氣了？」魏茂像是聽不懂話似的，朝喻紓走近，「書院休沐，我有些功課要複習，便耽擱了兩日，今兒才回來，是我回來得太遲，沒能及時來看妳。表妹，爹和娘不是嫌棄妳和枝枝，妳先在這裡待一段時間，等我有了秀才功名，就把妳和枝枝接回來。」

喻紓眸裡閃過一抹譏諷，別人不清楚魏茂的秉性也就罷了，難不成她還不清楚？魏茂和裴渡在同一個書院讀書，裴渡已經回來兩天了，魏茂今兒才回來。說什麼複習功課，都是藉口罷了，她這個表哥可不是好學勤奮的人。

況且，魏茂別有用心的關懷，實在讓她覺得噁心。

見喻紓不搭理他，魏茂又道：「表妹，讓枝枝出來養病，也是為了咱們整個魏家著想。家裡有重病之人，運勢哪裡能好起來？妳和枝枝的委屈與付出，我是知道的，我這次肯定能考過院試，到時候我定會彌補妳。」

「是你們魏家。」魏茂說了這麼多，喻紓都不為所動，「表哥，我很好奇，枝枝生病，你和舅母覺得會影響你的運勢，那你和舅母生病了，可也會影響你的運勢？」魏茂噎了一下，「這……」

「表哥還是快回去吧，我和枝枝不吉利，萬一又觸了你的霉頭，到時候我和枝枝可沒別的地方可以去。」

曬好了衣服，喻紓直接把木桶裡的水潑到魏茂腳邊，轉身回去屋裡，她可不稀罕魏茂的彌補！

「表妹……」魏茂在後面喚著，臉色不大好。

待他回到魏家，周氏便急忙打聽，「可見到阿紓了？」

「見是見到了，可是表妹不願搭理我，也沒有收下糕點，還對我發了一通火。」美人生氣，如帶刺玫瑰，別有一番風情，想起喻紓那紅唇雪肌，魏茂心裡又是一陣火熱。

「娘，您也真是的，讓枝枝搬出去就好了，作何讓表妹也出去！表妹怨上了我，到時候我還怎麼——」

不待他說完，周氏冷哼一聲道：「你擔心什麼？再過幾個月，你是秀才郎，阿紓只是個孤女，你還怕她不願意嫁給你？等你成了秀才，莫說是你表妹，便是大戶人家的女兒，你也是娶得的。」

自己兒子的心思，周氏是清楚的。

喻紓顏色好，魏茂喜歡她，讓她給他做妾，倒也不算委屈。

病著的時候吃不下東西，一旦恢復，喻枝就有胃口了。

喻紓問道：「想吃什麼，姊姊給妳做。」

喝了那麼多天的粥，喻枝嘴裡沒什麼滋味，「姊姊，我想喝絲瓜湯，還想吃捲餅。」

絲瓜湯倒是好做，去皮切絲，加入小蔥，放在鍋裡煮就行。

在煮絲瓜湯之前，喻紓先把絲瓜用蒜和油炒了一遍，這樣更入味。蒜香和油香在灶房裡散開，頓時讓人食慾大開。

只有絲瓜太單調了些，若此時是夏天，倒是可以搭配些新鮮的蘑菇，可惜山上長蘑菇的時節過去了。

不過沒有新鮮蘑菇，倒是有乾蘑菇，上個月喻紓儲存了一些下來。

煮湯的時候，喻紓又看到了房子後面那棵紅彤彤的枸杞樹，一串串枸杞鮮紅欲滴，像一個個晶瑩的瑪瑙。

喻紓過去摘了些，把枸杞洗淨放到鍋裡，水煮開的時候，她又打了兩個雞蛋。

不多時，熱騰騰的絲瓜蘑菇枸杞蛋花湯出鍋了。

還冒著熱氣，喻枝都要流口水了，她低頭就著碗邊，小心翼翼喝了一口湯，「姊姊，太好吃了！」

絲瓜清爽，蘑菇有嚼勁，加入枸杞湯裡又有了一股特殊的香味，吃起來鮮美可口，濃稠適宜。

喝一口湯，再咬上一口捲餅，喻枝心滿意足地瞇起眼睛。

「慢點吃，別急。」喻紓被她的模樣逗笑，「地裡的絲瓜快老了，這次喝過絲瓜湯，下一次就要到明年了，妳多吃點。」

喻枝點點頭，「我生病的時候還是夏天呢，躺在床上出了一身汗，沒想到我病好了，卻是到了秋天。」

「是啊，時間過得很快。」喻紓接過話。

轉眼間，娘親走了三年，中元節是祭祀逝者的日子，喻紓雙眸微垂，打算等會兒去鎮上買些香燭和紙錢。

不過在去鎮上之前，她還有一件事要做。

家裡的米和麵已到缸底，既然舅舅和舅母說過不會讓她們餓肚子，那她自然要去魏家再拿些回來，也省下自個兒的銀子。

喻紓趕時間去鎮上，便託了村裡的一個小孩去魏家，讓周氏把糧食送過來。

那小孩小名叫石頭，石頭的父母早逝，沒人管他，便整天和村裡的孩子們四處溜達，爬山摸魚。

喻紓拿了幾個梨子給他，當做跑腿的謝禮。

石頭來到魏家後，就把喻紓的話複述了一遍。

聽聞來意，周氏臉色不大好看，這哪裡是養外甥女，這是養祖宗呢！

把喻紓和喻枝送去村東老房子的那天，她和魏春來一個給喻紓清理屋子，一個給喻紓劈柴，像下人一樣伺候著她。

回家之後，周氏胳膊疼腰疼，全身都疼，老腰都快直不起來了；因著劈了不少柴，

魏春來的手心也長了好幾個水泡，一碰就疼。

還沒消停幾天呢，喻紹又找她要糧食，周氏不想給，但她也清楚，只要魏家還想在雲水村待下去，就不能不給。

眼裡閃過一抹光，周氏心頭有了個主意。

CRESCENT